



**JG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

**JGSS** Vol. 1, No. 1, 2026, pp. 129-139.

Print ISSN: 3105-1294; Online ISSN: 3105-130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12>



## 从致郁到治愈：《教授之屋》中的治愈性风景研究

杨艾苒 (YANG Airan)

**摘要：**文学作品中的自然风景与实际地理空间之间呈互动关系，文学中的地域或风景书写不仅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料来源，也构建起文学作品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结。人文地理学家威尔伯特·格斯勒对“治愈性风景”这一概念做出界定，关注风景与人类身心健康之间的联系。风景是薇拉·凯瑟生命中的关键词之一，也是其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十分敏锐且颇具前瞻性地关注到风景对于人类身心健康以及人类发展福祉的治愈性作用，并将其诉诸笔端。本文以其《教授之屋》为研究对象，探讨面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的迷惘、断裂、异化等危机，记忆中的自然风景、人造风景，以及域外的象征性风景所具有的治愈性：自然风景与人造风景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与心灵归宿；象征性风景则成为唤起民族情感、塑造美国身份的重要载体。这些风景书写展现了作家对于现代性困境的深刻洞察，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从“致郁”通往“治愈”的文学路径，揭示了文学在应对社会危机时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教授之屋》；薇拉·凯瑟；治愈性风景；现代性

**作者简介：**杨艾苒，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美国文学，电邮为nkwyairan@126.com。

**Title:** From Desolation to Restoration: Therapeutic Landscapes in *The Professor's House*

**Abstract:** In literary works, natural landscapes maintain a 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actual geographical spaces. Landscapes and regional writing in literature not only provide rich textual materials for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but also establishe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rtistic fiction and the reality. Wilbert Gesler, a human geographer, gives the definition of “therapeutic landscape”, systematically elucidating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s physical/mental health. For Willa Cather, landscape was not merely a key theme in her life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motif in her writing. With her pioneering literary sensibility, she profoundly revealed the therapeutic function of landscapes on individual and social well-being, transforming these insights into profound textual practices. This paper takes Cather’s *The Professor’s Hous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focusing on the social crises during America’s modernization

Received: 17 Jan 2026 / Revised: 28 Jan 2026 / Accepted: 02 Ma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transition: existential disorientation, cultural fragmentation, and individual alienation. It analyzes the therapeutic dimensions of three types of landscapes: the natural landscapes within memory, man-made landscapes and exotic symbolic landscapes. The former two become a spiritual homeland for modern individuals, while the last one undertakes the vital function of e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shaping American identity. These landscape writings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writer's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dilemmas of modernity but also reveal literature's unique value in addressing social crises.

**Keywords:** *The Professor's House*; Willa Cather; therapeutic landscape; modernity

**Author Biography:** YANG Airan,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nkwyairan@126.com

当今社会,人类正深陷心理与精神困境。高速运转的技术文明与消费主义浪潮在创造物质丰裕的同时,也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原生纽带,个体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感到前所未有的疏离、异化与无根。现代性带来的不止是进步的神话,更有环境危机、意义虚无、身份焦虑等现代性创伤,如同无形的阴影笼罩着人们的心灵。面对此种境况,人们愈发渴望一片能够疗愈身心、修复裂痕的“治愈性风景”,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绿洲,更是重建联结、提供精神庇护与意义重构的精神家园。文学叙事始终是映照时代的一面镜子,然而,已有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创伤叙事,往往侧重于对伤痛经验的揭露与再现,却相对忽略了创伤讲述本身所蕴含的修复与疗愈性指向,即创伤叙事的最终归宿在于疗愈,即使这种疗愈可能表现为与创伤共存的复杂状态。

对此,人文地理学家威尔伯特·格斯勒尔(Wilbert M. Gesler)的研究提供了有益框架。1992年,在《治愈性风景: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医学问题》一文中,格斯勒尔首次对“治愈性风景”(therapeutic landscape)概念做出界定,探讨“在特定地方和场所中,环境、社会与个人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达到治愈效果”(Gesler, 1992, p. 735)。其后,他进一步将其定义为与治疗或治愈相关的,在实现身体、心理与精神治愈方面享有持久声誉的自然与社会环境(Gesler, 1993, p. 171)。这一概念是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在特定空间中相互作用的结果,通常涵盖自然、人造、象征与社会四重相互交叉的治愈维度。其中,自然风景的治愈性主要指风景赋予人们的审美愉悦,与个体在风景中的具身性沉浸密切相关,如人们的感官体验;人造风景的治愈性主要指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赋予人们的安全感,如家宅的庇护作用;象征性风景关注人们用以表达意义的象征与符号,如情感、身份归属、地方感,也常与宗教的精神性有关;社会风景的治愈性则主要指风景作为一种具有支持性的社交网络。在“治愈性风景”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点之一便是风景与人类身心健康之间的联系,探索风景在促进人类身心健康与人类发展福祉中的积极作用。将“治愈性风景”研究引入文学研究有助于扩大文学、地理学和医学多学科领域交叉点的视野。

作为亲历美国现代社会转型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作家,凯瑟的作品早已触及这一命题。其“危机小说”系列创作转向对现代性困境的揭露,通过呈现人际关系的疏离、人与自然的对立展现工业与现代化发展对拓荒时代文明精神的倾轧,以及现代人精神空虚、自我异化的生存困境,发起了对于理性、进步等现代性核心价值的诘问与反思。凯瑟不仅诊断了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致郁”,更在其文学世界中构建了具有“治愈”功能的风景叙事。凯瑟在记忆重构中寻找解方,通过自然风景与人造风景的乌托邦想象构建精神家园,同时将目光投向美国西南部古印第安文化遗址等域外象征性风景,从中汲取超验性的精神滋养。

目前,学界对文学作品中治愈性风景的探讨尚处起步阶段,尤其缺乏对凯瑟作品的研究。本文将凯瑟的“危机小说”之一《教授之屋》为分析文本,聚焦20世纪二十年转型时期美国社会的现代性“致郁”困境,如自然风景的消逝、人际关系的疏离与民族身份的焦虑,通过考察人物的体验、

情感与认知变化,以及风景在叙事结构与象征体系中所承担的功能,探究风景如何为个体和美国社会提供疗愈之道。在本文中,治愈性风景指小说中对个体与群体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治愈性作用,对美利坚民族甚至人类发展福祉起到积极调适与疗愈作用的风景,具体围绕美国西部草原、西南部沙壁等自然风景,家宅、花园等人工造风景,古印第安遗址等象征风景三个维度展开,而将社会维度紧密交织于前三类风景的叙事之中。上述风景所具有的治愈性皆是个体、群体与风景中的物理、人文、社会因素进行积极、复杂的双向互动的产物。其中,记忆中的自然与人工造风景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归宿;具有民族符号意义的象征性风景则承担起唤醒集体记忆、重塑美国身份的文化使命;而记忆风景所维系的个人与共同体的情感联结,象征风景所承载的对理想化社群的想象皆是社会风景治愈性功能的体现。因此,本文将社会性治愈作为核心视角,贯穿于对各类风景功能的分析中。需要指出的是,凯瑟笔下的治愈并非是一个完满的终点,而是一个揭示现代精神困境复杂性、探索精神出路可能性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妥协与坚韧共存。通过这一分析,本文旨在探讨凯瑟如何为读者提供了一条从“致郁”通往“治愈”的文学路径,从而回应永恒的人类诉求: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我们如何寻觅并重建属于自己的灵魂栖居地?

### 自然风景的缺席与地域共同体的破坏

经济崛起,社会财富增加为美国社会生活带来的积极改变不言而喻,然而,随之而来的弊端也一览无余。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步入消费社会,现代生活方式与一系列现代商品、新风尚的出现和普及重塑了国民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消费最终内化为一种主导性的价值符号与生活方式。这一转变直接冲击了以清教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价值体系,导致享乐主义盛行与精神虚无的蔓延,生命意义被简化为对物质与感官的追逐,“我消费故我在”的异化现象成为时代注脚。理性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加之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倡导的物竞天择,使美国传统价值观念进一步被置换。对财富与个人成功的追求逐渐扭曲为一种竭力追逐金钱、身份与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民众的思维与世界观,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与个体精神信仰的双重崩塌。

在商业化与工业化的统摄之下,乡土文明日益瓦解、乡村空间逐渐被蚕食,凯瑟敏锐捕捉到这一现代性痼疾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渗透,并在其作品中进行揭露。精神家园的逝去,心灵的空虚迷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与敌对成为凯瑟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主题。在小说《教授之屋》中,这种危机通过具体人物与场景得以具象化:圣·彼得教授的家人将社交活动异化为对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彰显,家庭沦为计算与交换逻辑的产物;大女婿路易·马塞卢斯作为拜金主义的典型,将商业主义与消费至上奉为信条,表面温文尔雅实则背叛友情,通过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牟取暴利;大女儿罗莎萌婚后沉迷物质享受,购物成为一种如“拿破仑洗劫意大利宫殿”般的“获取的狂欢”(凯瑟,2011,p.107)。

凯瑟对资本向西部渗透的批判尤为深刻。她曾这样表达对于西部社会精神贫瘠的深切忧虑:

在内布拉斯加,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开拓者们的辉煌故事已经结束,代替它的新的有意义的故事还未出现。征服荒野开垦处女地的这一代人正在逝去。……第二代人正值中年,在艰苦岁月中长大,沉迷物质享受,喜欢购买昂贵但丑陋的东西。……这一代人坐在驾驶室中,驰过老一辈辛苦耕种的玉米地,厌恶生产,宁愿生老病死在汽车里。他们只想购买一切制造好的东西:衣服、食物、教育、音乐、享乐。(Cather, 1923, pp. 225-226)

边疆关闭,拓荒时代终结,其所认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正在消失,原本丰富美好的生活被单调丑陋取代,内布拉斯加沦为精神荒原。凯瑟在该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质是对美国转型阶段的标记,即“从一个由田园、边疆、去中心化、生产型、乡村和农场组成的古老社会转向由大都市组成的现代化、

商业化、机械化、消费型的社会”（Dorman, 1993, as cited in 张健然, 2018, p. 46），亦是对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回应。

《教授之屋》中，凯瑟展现了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如何扼杀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使人们热衷于自然的实用价值，进而导致自然风景之美逐渐消失于人们视野，割断了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小说中，人们肆意改造自然面貌，索取自然资源，自然空间逐渐沦为资本空间。路易在密歇根湖畔建造的“挪威式庄园”便是典型例证：

我们正在乡下建一所房子，算得上是个大手笔，在密歇根湖畔的密林里。……我们那儿位置特别好，后面是原始森林，前面是湖泊，还有自己的湖畔呢，……我们特别走运找到一个设计师——一个年轻的挪威人，在巴黎学出来的。他给我们造了一所挪威式的庄园，与环境特别协调，配合那些起伏的松林和水边高地再合适不过了。（凯瑟, 2011, p. 21）

路易宣称建筑“与周围环境非常和谐”，实则暴露了重商主义对西部空间的殖民。此处，凯瑟使用“大手笔”“自己的湖畔”“设计师”等商业化表达体现路易吹嘘、炫耀性的口吻，与后文圣·彼得教授对旧居朴素、私密的描写形成了鲜明对比，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地关系。自然空间在此沦为资本展示的舞台，奢华的庄园成为财富与时尚的空洞符号，而非人、地、物情感联结的载体。这种浮华自负的炫耀恰恰掩饰着精神世界的匮乏。凯瑟曾断言，如若任何一个拥有足够财富的人都可以购买并处置一块西部的土地，那么，由农民定居者所定义的中西部概念无疑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Shimotakahara, 2007, p. 72），西部草原共同体也必然随之解体。凯瑟的西部书写并非附和宏大叙事，而是以地域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对现代性弊端进行诊断、揭露与反思。

### 记忆中的自然风景：找寻遗失的地域归属感

凯瑟是一位主动与记忆建立认同的作家，她曾多次在访谈与著作中坦诚，记忆在其文学创作中是至关重要的。1921年，她于一次访谈中直言，记忆与创作如影随形（Cather, 1986, p. 20）；次年，凯瑟更是公开表达，记忆乃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Cather, 1986, p. 178）。风景作为记忆的关键载体，构成了她创作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维度。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风景，凯瑟的文学世界便失去了根基。正如唐·米切尔（Don Mitchell, 2003）所言，风景是记忆的制造者和具象化（p. 790），这一论断在凯瑟的创作中得到印证。美国风景对凯瑟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美国风景能够唤起凯瑟深藏于潜意识的记忆，唤醒其进行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早年经历。“我只描写最熟悉的美国中西部生活。唯有在此，源源不绝的生活之流才能冲破闸门，释放我早年获取并吸收的种种印象。”（Cather, 1986, p. 84）另一方面，风景是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写记忆中的风景如同“一次愉快的生命之旅”，使其“回到童年，重温儿时的记忆”（Peck, 1996, p. 237）。自然风景中熔铸着个人记忆与社会性的集体记忆，文学创作由此成为记录并再现地域文化想象的载体。

面对现代生活中自然风景的消逝以及地域共同体的瓦解，凯瑟笔下的人物试图通过记忆中的风景想象，补偿地域情感的缺失，重构遗失的地域归属感。《教授之屋》中的圣·彼得教授便是典型例证。记忆风景可以被构建为一种地方感（Agnew, 1987, as cited in De Nardi & Drozdewski, 2019, p. 429）。小说开篇，凯瑟对教授的旧居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对房屋的布局、天花板的壁纸、地上的席子等细节进行描绘，却仅通过“被电灯照得通亮耀眼的白色小屋”（凯瑟, 2011, p. 18）、“在芝加哥买到上好的熟铁门把手”（p. 22）等零散表述暗示新家的华丽。凯瑟对旧屋与新房描写的详略对比表现出教授与新环境的疏离，以及对旧屋的熟悉与依恋，教授的情感所系之处在于承载记忆的旧空间，即旧屋窗外的密歇根湖。

这片碧蓝的湖水不仅是其童年记忆的具象化，更是他与故土联结的纽带。“想到自己的童年，他

就会想起碧蓝的湖水……不过当时生活里最大的真实，就是永远都能让他摆脱开无聊的湖泊。”（凯瑟，2011，p. 15）实际上，小圣·彼得初次看到这片风景时并未仔细观察，他“没有流连于细节，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如此开心”（凯瑟，2011，p. 15）。密歇根湖的蓝色记忆逐渐抽象为一种色彩符号，赋予教授无限想象的可能。身处风景之中的平静或愉悦或许是短暂的，但却并不易逝，它作为一种情感反应，往往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产生超越其时间的回响，对个体产生持久且深远的影响（Foley, 2011, p. 475）。对于凯瑟而言，风景对于人物的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当下，而是一种持续作用，在某些外界刺激下被重新唤起。当现实中的自然风景被现代性侵蚀，圣·彼得教授通过记忆中的风景重构与童年的联结：湖泊的感知先于语言，无法完全传达给他人，却在其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头脑中以幻影形式存在，成为回归原初生命状态、抵御现代疏离的精神港湾。风景与记忆彼此依附、共生共息。记忆附着在被个体感知的风景上，风景则承载着个体的记忆，并存在于个体的记忆与生命中。当个体遭遇身份模糊的困境时，风景便可以帮助个体重建身份认同、重构生命体系。

凯瑟指出，一个人最强烈的情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皆是于15岁之前获得的，她最真挚的情感便属于内布拉斯加大草原那片乡土（Cather, 1986, p. 37）。湖泊之于圣·彼得教授正如草原之于凯瑟，他的身份源于它。幼年搬离湖泊时“刻骨铭心的伤心”，异国岁月中对蓝色湖水的深切思念，乃至“只要在湖泊附近，不论哪里，都适于生活”（凯瑟，2011，p. 16），皆印证着记忆风景如何成为现代人对抗异化的精神依托。当自然空间沦为资本展示的舞台，凯瑟通过文学创作，将记忆中的风景转化为超越日常的想象领域，为迷失于现代性洪流中的个体提供了一方重获归属感的精神原乡。

### 人造风景：自然风景的重建

健康地理学家的研究证实，人造风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作为自然与文化的复合产物，花园与家宅等人造空间不仅承载着审美功能，更成为现代人抵御精神异化的重要场域。自然与人文因素的交织赋予了人造风景独特的治愈潜力，这种潜力通过安全感、社会支持及身体实践得以释放（Marcus, 2014, p. 24）。然而，并非所有人造空间都具有治愈性。路易的挪威式庄园与教授的旧屋便构成了“致郁性”与“治愈性”的对立，因前者用于外在的资本与社会身份的标榜，后者则满足了内在的精神需求与情感联结。

在《教授之屋》中，圣·彼得教授在旧屋楼下建造的欧式花园便是这一理论的文学映照。窗外的花园风景令他内心愉悦，是灰暗生活中的心灵慰藉：

半英亩地里没有一片草坪，整齐划一，都是耀眼的沙砾、夺目的灌木和鲜艳的花朵。树木是肯定有的，有一棵东枝西杈的七叶树，后面的白墙边有一排修长的钻天杨，居中还对称地种了两棵圆顶菩提树。花园的边边角角里，种了一团团绿蔷薇，那多刺的枝蔓绞缠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形成一团团巨大的灌丛。……肉粉色的天竺葵铺泻下来，还有长势正好的法国万寿菊和大丽花——汉密尔顿没有人能种出这样的大丽花来。（凯瑟，2011，p. 4）

远离喧嚣的风景能够使人内心宁静、舒缓，它能够赋予人们独处的空间，与城市的日常生活节奏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风景所具有的疗愈潜能（Staats & Hartig, 2004, p. 200）。教授的花园是一个由围墙包围的封闭空间，整齐划一、左右对称的设计与周围的美国环境形成了有意识的区隔，构成了教授短暂逃离外部世界的避难所，从而得到心灵上的慰藉。而其异域性，如鲜艳葱郁却不结果实的法式花园、法国万寿菊和大丽花则成为教授身份符号的具象化，象征着教授法裔加拿大血统与美国血统混杂的身份来源（韩松，2014，p. 139），也通过二十余年的精心打理，成为其对抗现代性疏离的精神依托。可见，花园作为一种人造风景，其治愈性来自于对致郁性社会关系的主动隔离，并在一个微观的、可控的空间内重建秩序感。

如果说花园是教授抵御现实的精神铠甲，那么家宅则是其身份认同的根基。凯瑟的文学创作始终深嵌着对家宅的自觉书写。其笔下的家宅从未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原初庇护所”（Bachelard, 1994, p. 5）。凯瑟辗转居住过数十所房屋，其生命历程与空间体验构成互文：弗吉尼亚州柳荫谷的三层砖房（Woodress, 1970, p. 23）是她幼年记忆的中心，柳树环绕、溪水潺潺的田园图景构筑起她对家的最初想象；而内布拉斯加红云镇的阁楼空则成为其自我意识觉醒的起点，正是这间堆满书籍的阁楼，后来成为小说《云雀之歌》中西娅一家家宅的原型，也见证了凯瑟从地方性叙事迈向普遍性文学关怀的转折。家宅是凯瑟的精神家园，她将对于家宅的情结诉诸笔端，使之成为其笔下的人物，尤其是男性人物角色的避难所与疗愈之所。

在小说《教授之屋》中，家宅的象征维度被推向新的高度，不仅是人物角色居住、生活的空间，更蕴含着丰富内涵。凯瑟通过多重空间并置，如圣·彼得教授的旧屋阁楼、路易的挪威式庄园、西南部古印第安人居所等，构建起现代性困境的隐喻体系。正如小说题目所暗示的，教授之屋，也就是教授的旧屋书房对教授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堆满手稿、弥散着烟味与旧衣气息的私人领域，既是其学术生涯的见证者，也是传统价值最后的堡垒。当现代社会的拜金主义侵蚀家庭关系，当消费主义价值观冲击学术尊严，旧屋便成为教授身份认同与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是教授在世界之中找寻并确定自己位置的出发点，瞭望世界的立足点。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espace*, 1957）一书中对“家宅”与“住宅”进行了区分：前者蕴含着家的幸福意义，更关注内心空间；后者则是一个仅具有几何意义的外部空间概念（Bachelard, 1994, p. 6）。教授的书房虽简陋、破旧，却发挥了保护内心空间的作用，具有巴什拉所言的家宅的“原初性”（Bachelard, 1994, p. 5）庇护感，即当人类遭受外部的自然或人为侵袭之时，家宅天然地扮演一种提供安定与庇护价值的角色。凯瑟对旧屋的书写正是一种将“住宅”转变为“家宅”、将物理地点转变为情感容器的文学实践。从弗吉尼亚的田园家宅到红云镇的文学阁楼，再到《教授之屋》中象征传统价值的旧屋书房，家宅承载着凯瑟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反思——当物质主义割裂人与土地的联结，当消费文化消解意义生产的根基，唯有回归空间的原初性，方能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中，重构被现代性撕裂的主体性。

凯瑟笔下的人造风景的治愈性来源于其作为反现代性的微观空间实践，它们为个体提供了物理与心理上的双重庇护、承载着个体的文化记忆，与路易旨在炫耀、割裂情感联结的庄园有着本质区别。当自然风景在工业化中消逝，当地域共同体在城市化中瓦解，法式花园的异域性、旧屋阁楼的私密性是个体保持内在完整性的领地，也是作家对何处安放灵魂这一现代性命题的回应。这种空间书写不仅延续了凯瑟的人文主义关怀，更将文学的治愈功能从个体层面推向了对整个时代精神危机的反思。

### 域外的象征性风景：地域与民族身份的重构

风景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实在，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性与社会性的文化建构。正如唐纳德·梅尼格（Donald Meinig, 1979）所言，“一切风景皆是符号性的，是文化价值、社会行为与个人行动在特定时间、地点中的表达”（p. 5）。治愈性风景中的符号环境指疗愈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Wilson, 2003, p. 84），如仪式、代表符号的实物、意义的创造等（黄力远、徐红罡, 2018, p. 151）。古印第安部落遗址是一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治愈性风景。它融合了自然风景与文化景观，是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是自然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表达着广泛的习俗、叙事与意义，标志着土地与天空，人与上帝，日常生活与精神、想象的家园之间的联系，在水平空间与垂直时间上皆表达了典型而独特的概念（Shackley, 2001, as cited in Foley, 2011, p. 470）。印第安遗址可以被视为一种“非白人、非西方的”土著的治愈性风景，它承载了远离现代文明的土著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的渴求（Wilson, 2003, p. 83）。

建立与巩固美国身份是《教授之屋》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种族混杂的身份焦虑体现为对犹太人路易·马塞卢斯的排异叙事。西部拓荒赋予美国社会澎湃动能的同时，也催生了深层次的身份焦虑。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谱系来源多元且复杂，其中也必然存在着矛盾与排斥。以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移民的定居扩张与犹太人群体的持续涌入，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于种族混杂由来已久的恐惧。在该小说中，凯瑟赋予了诸多人物角色合法的美国身份。圣·彼得家族具有法裔加拿大和美国血统；小女婿苏格特·麦雷格雷是苏格兰裔白人形象；汤姆·奥栏则是中西部移民的后代。而路易却是一个“鲑鱼色调的人”“脸上没有什么闪族人的特征”（凯瑟, 2011, p. 25），这暗示了其犹太人血统，他也因此无法融入美国社会。而四处迁徙的生存状态与物质至上的商业伦理，更被视作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威胁。欧洲血统、可被同化的文化背景，与建立稳定家庭社区关系的意愿暗合了当时的美国对理想移民的想象。相较之下，路易的犹太身份与无根性恰成为现代性冲击下传统社群解体的隐喻。

除此之外，消费主义发展、工具理性传播导致的异化，以及一战后理性与进步神话的破灭使美国民众的身份认同与民族延续感岌岌可危。美国民众纷纷将目光转向国内，深入边疆腹地探寻身份之根与文化之源。作为一种与文明相对的、更为自然、更为接近人类“起源”的部落，土著印第安原住民成为美国身份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兴起的旅游业证实了这一点。1888年，美国西南部科罗拉多州悬崖宫殿遗址梅萨维德（Mesa Verde）的考古发掘被迅速纳入文化旅游的叙事框架。通过参观普韦布洛文明遗迹，白人游客得以幻想般地逃离与美洲原住民暴力冲突的历史，想象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古印第安遗址使美国理想化的历史以及通过植根于这片土地以寻求身份认同的愿望成为可能。一战前，诸多艺术家与作家前往美国西南部探访或定居，与西南地域相关的艺术随之流行起来。美国作家梅布尔·道奇·卢汉（Mabel Dodge Luhan）搬至该地域，成为新墨西哥州陶斯镇艺术家聚居地的沙龙女主人，并邀请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等作家以西南部风景与土著文化为灵感进行创作（Wilson, 2003, pp. 581-582），试图在美国白人与土著居民之间构建一种想象中的血缘关系，通过艺术呈现一个原始的、尚未被发现的美国，一个在印第安人血液中保存着的、鲜活着美国（Wilson, 2003, p. 582）。1925年，凯瑟与伊迪丝·刘易斯也加入其中。凯瑟的西南之行与文学书写参与了这一身份重构运动。她将美国大西南视为找寻人类意识的起点，那里的传统、风俗、风景所具有的完整性比世界上任何繁华喧嚣的事物都更具深意（赵君、朱哲, 2017, p. 57）。她曾指出，拓荒时代正慢慢消失，人迹罕至的台地与峡谷风景，依崖而居的原始社群及其以审美为中心的生活无疑为被物质主义吞噬、与土地疏离的美国社会提供了治愈与救赎的可能（VanderVeen, 2013, p. 147）。

《教授之屋》是凯瑟对美国白人身份焦虑的探索，汤姆·奥栏发现的蓝岩平顶山与悬崖城遗址为美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想象新乌托邦的可能性空间。凯瑟运用并置的手法，通过书写远离现代城市风景的原始自然的域外风光，西方文明之外的古印第安文明，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正如该书扉页所写：“一块绿松石镶嵌在哑银上”，“绿松石”象征着西南地域原始的自然风景，“哑银”则代表着灰暗死寂的现代城市生活，两者的并置反衬出西南风景的原始之美。凯瑟使用大量笔墨描绘了壮美瑰丽而又简单清新的美国西南地域风景。那里风景独特，万物有灵，美丽的植被生长于悬崖之上，宛若巴比伦空中花园；那里空气纯净自然，“软绵绵、麻刺刺、金灿灿，带着冰冷边缘的热烘烘，还充满了矮松的味道”（凯瑟, 2011, p. 165）；那里柔和静谧，如雕塑般“宁谧、凝止和沉静”（凯瑟, 2011, p. 139），以永恒的平静俯视着峡谷；那里开阔整洁，与世隔绝，目之所及皆是岩石，干净得只有自然的气息。

同时，这亦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并置。彼此相异又相通的联结引发了读者的审视与思考，一方面使印第安文化获得现实意义，为美国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另一方面使美国在历史中找到位置。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文化是贯穿凯瑟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古印第安部落遗址风景表征着原住民天人合一的土地观与生存哲学。在白人文化中，土地是人们攫取资源

的场所，追逐个人利益、实现个人理想的途径，而印第安人却始终尊重土地、顺应自然。在印第安文化中，土地具有某种神秘的、精神层面的生命力，圣洁无比。他们渴望融入土地、融入自然，时空的悠远广博使其从容谦卑。汤姆·奥栏初次见到悬崖城便表达了对与自然浑然一体之美的崇敬之情：

我看到在崖壁上的一个巨大岩洞里，有一座石头小城安然沉睡，如雕塑般凝止不动。它们悬在那儿，看起来好像有某种布局：浅色的小石头房一个挨一个，一个摆在一个上面，平顶、窄窗、直墙，整个房屋群落的中央，有一座圆塔。那座塔比例美极了，凸凹起伏，对称而有气魄。这座塔，把那一团房子很好地统一起来，赋予它们意义。（凯瑟，2011，p. 138）

在建筑上，悬崖城依势而建，对周围环境没有丝毫破坏，体现出古印第安人尊重自然而非一味索取的敬畏之心。房屋布局井然有序，构造精巧，圆塔的曲线与房屋的平直线条完美平衡，遗留下来的物品陈设有序，手工艺品技术精湛，体现出古印第安人对艺术的追求以及耐心、谨慎地对待土地和土地上一切存在的生存智慧。根据悬崖城遗址，人们得以尽情想象曾经的灿烂文明以及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这片遗址呈现的并非印第安游牧文化，而是杰弗逊的农耕社会理想。它将道德、宗教、美学与日常相结合，将神圣、审美与实用原则相融合。古印第安人、日常生活的居所、用以进行宗教活动的圆塔与自然风景完美融于一体，共同构成和谐、有机的共同体。这种生活正是早期美国移民所向往的，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渐遗失的。凯瑟通过对古印第安文明的“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使其成为美国社会的起源。

与之相对的是圣·彼得教授位于现代都市的家，呈现出了与原始自然风景截然不同的空间体验。教授的旧房子丑陋、破旧、灰暗，给人一种单调、了无生机之感。教授的新家表面上富丽堂皇，舒适有序，实则堆满毫无实际价值的奢华商品，家庭成员之间也彼此心怀嫉妒、算计与敌意。因此，教授感受到的并非家庭的温馨，而是空虚、乏味以及贪婪的人性带来的窒息感。凯瑟利用拥挤到令人窒息的“满”反衬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用广袤的“空”凸显西南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情感。在《无家具小说》（“The Novel D meubl ”, 1923）一文中，凯瑟这样阐释她所倡导的极简文风：“如果能将所有家具扔出窗外将是多么美妙啊；随之扔出去的还有所有无意义的重复、令人厌倦的陈辞滥调，让房间像希腊剧院的舞台空旷……把舞台留给情感、伟大或平凡。”（Cather, 2019, para. 11）<sup>1</sup>

通过并置与对照，一方面，凯瑟表达了对个体身份的追问，对于现代美国民众如何安置自我的思考。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圣·彼得教授面临着来自家庭、友谊、理想幻灭等多重压力。而汤姆·奥栏在西南部的故事以及两人的西南探险之旅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帮助教授走出狭隘的个人精神世界，找回原初的自我。另一方面，凯瑟指涉了美国国家与民族身份的建构。小说第二部分结尾处，凯瑟创造了一个神圣的时刻：

我在一块仿佛谷底的小岛一样孤零零的岩石上躺了下来，向上望去。我周围的灰色灌木蒿和蓝灰色的岩石已经隐入了阴影之中，但是上面很高的地方，峡谷的岩壁染着一层日落映出的火焰般的颜色，悬崖城则裹在一层金色的薄雾中，衬在黑暗的岩洞前面。没过几分钟，它也变成了灰色，只剩下顶端的岩石边缘留有红色的光辉。那抹光辉消失之后，我还能看见黄铜般的光亮在山顶岩石边缘的矮松间游动。山谷上方的天穹是银蓝色的，挂着淡黄色的月亮，这会儿星辰闪闪，就像水晶坠入了澄清的水中。（凯瑟，2011，p. 172）

汤姆·奥栏躺在谷底，随着观看视角上移，空间呈现出三个层级：最底部是位于谷底小岛的奥栏，中间一层是建于崖壁之上的悬崖城遗址，最高处是无垠的苍穹。从时间的角度观之，三层空间对应着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由下至上分别指涉当下、古印第安人时期和永恒的人类历史。对风景所具有的精神

---

1. 该文收录在《薇拉·凯瑟作品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a Cather*, 2019）中，该作品集的电子版本没有页码。

性的感知能够赋予个体治愈性作用。凯瑟常赋予其笔下的风景以神性，并使人物以双向参与的方式实现个体与风景之间的“移情共感与精神性投入”（谭晶华，2021，p. 132），即通过与自然风景开展双向参与式的互动，达到与风景的移情共感以及更深层面的精神交流。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得以复归于生命源头，实现与宇宙的交融，同时也得以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在与风景的相融相契中实现个体生命的完整与精神维度的升华。此处，凯瑟赋予平顶山空间以历史纵深感，通过古印第安历史观照美国现代社会。同时，她又将当下、历史与永恒在同一空间并置，将当下融入悠远的人类历史，将人类社会融入无穷宇宙。

可见，古印第安遗址是一种象征性风景，其治愈性在于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批判当下的参照系，一个可以投射民族起源与理想精神的符号，一种扎根于此地的想象性满足，慰藉了因文化混杂而产生的身份焦虑。同时，古悬崖城遗址也是一种具有治愈性的社会风景，建立在对土地的尊重、简单的相互信赖之上，提供了现代社会中稀缺的、具有疗愈力量的社会联结体验。人与人，人与风景在此交融，共同构成一个对抗现代性异化的疗愈环境。然而，凯瑟并未将这种“治愈”简单化，小说同样呈现出治愈性风景的脆弱性与治愈的限度。汤姆·奥栏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其发明的专利、发现的文物皆被商业化，其本人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这暗示出基于原始文明的精神乌托邦，在强大的现代资本力量与全球性战争面前不堪一击。圣·彼得教授虽深受汤姆·奥栏及美国大西南风景的影响，却同样未获得一个完满的结局。小说结尾，教授在经历了一场近乎致命的事故、一次精神的崩溃后，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凯瑟称之为“没有快乐而生活”（凯瑟，2011，p. 194）。这是一种妥协的疗愈，它承认了现代性困境难以彻底克服，亦承认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在现实中的易碎性。然而，这种没有快乐与激情的生活并非虚无，而是在与风景的对话中找寻到了一种继续存在的方式，即一种清醒的、与残缺共存的平静。疗愈也在此呈现出其最为复杂也最为真实的面貌，它并非裂痕的完全消失，而是与裂痕共存的方式与勇气。这种对治愈的建构与解构的张力使得凯瑟对治愈性风景的探讨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成为一种充满辩证智慧的思想。

## 结语

小说《教授之屋》创作时期，美国从西部拓荒的传统西部社会，过渡至现代化社会转型期的美国社会，从对地理地域的关注转向对精神地域的探索。该时期，人们的内心与精神世界倍受工业化与商业化发展的侵蚀，既无法重构过去，又无法直面当下，深陷美好往昔与残酷现实的冲突与矛盾之中苦痛挣扎。同时，现代化发展对于自然空间的占有与侵蚀、对于自然风景的破坏导致人与风景之间关系陷入困境。圣彼得教授在新房与旧屋之间的选择、记忆与当下之间的挣扎贯穿作品始终。对此，凯瑟以风景为疗愈之道，将人物、情节融于风景描写之中，塑造一系列具有治愈性功能的地理意象，治愈无根无源、无处可栖的美国民众，疗愈沦为精神荒原的现代美国社会，寻求理想中的家园。

从治愈对象的角度观之，凯瑟的风景书写具有对自我、对读者与对国家的三重治愈性。凯瑟的风景书写深深植根于其个人经历与心理需求，成为其应对现代性焦虑、身份危机和创作困境的出口。通过文学再现故乡风景，凯瑟在想象中重返精神家园，缓解都市生活的疏离感。作为共情的媒介，凯瑟的风景书写实现了对于读者的治愈，为读者提供情感慰藉、历史反思和存在主义启示，赋予欧洲移民读者族群自豪感，弱势群体亦能通过文本确认自身历史的合法性。作为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存在，凯瑟的风景书写是存在孤独的慰藉。古印第安悬崖城的避世意象、其笔下人物对自然风景的迷恋皆回应了读者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风景是一种集体疗愈叙事，凯瑟的风景书写不仅关乎个人，更参与了民族创伤的修复与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其风景治愈性书写与美国社会政治走向、宗教复兴、资本主义矛盾及国族认同等问题紧密关联，既顺应时代潮流，又暗含批判性反思，是对美国社会核心思潮的回应。

与介入，始终与美国社会思潮进行互动。可见，凯瑟的风景书写不仅是文学审美的表达，更是一种多层次的治愈实践，个人疗愈、读者情感共鸣与民族集体创伤修复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其作品的疗愈力量，使其作品成为美国文学中自然与人文精神对话的典范。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YANG Aira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6448-9909>

## References

- Bachelard, Gaston (1994). *The poetics of space* (Maria Jolas, Trans.). Beacon Press.
- Bohlke, Brent, L. (Ed.). (1986). *Willa Cather in person: Interviews, speeches, and letter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Cather, Willa (1923). Nebraska: The end of the first cycle. *The Nation*, 117, 220-226. <https://doi.org/10.7591/9781501738579-029>
- 凯瑟 (2011): 《教授之屋》，庄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 [Cather, Willa (2011). *The professor's house* (ZHUANG Yan, Trans.).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Cather, Willa (2019). The novel démeublé.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a Cather*. Delphi Classics. <https://www.amazon.com/-/he/Willa-Cather-ebook/dp/B07QM9PMMQ>
- De Nardi, Sarah, & Danielle Drozdowski (2019). Landscape and memory. In Peter Howard, Ian Thompson, Emma Waterton, & Mick Atha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ndscape Studies* (2nd ed., pp. 429-439). Routledge.
- Foley, Ronan (2011). Performing health in place: The Holy Well as a therapeutic assemblage. *Health & Place*, 17(2), 470-479. <https://doi.org/10.1016/j.healthplace.2010.11.014>
- Gesler, Wilbert M. (1992). Therapeutic landscapes: Medical issues in light of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4(7), 735-746. [https://doi.org/10.1016/0277-9536\(92\)90360-3](https://doi.org/10.1016/0277-9536(92)90360-3)
- Gesler, Wilbert M. (1993). Therapeutic landscapes: Theory and a case study of Epidaurus, Gree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1(2), 171-189. <https://doi.org/10.1068/d110171>
- 韩松 (2014): 《文学地域主义视阈下的薇拉·凯瑟小说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HAN, Song (2014). *A study of Willa Cather'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region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黄力远、徐红罍 (2018): “巴马养生旅游——基于康复性景观理论视角”，《思想战线》(04): 146-155。
- [HUANG, Liyuan, & XU Honggang (2018). Wellness tourism in Ba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rapeutic landscape. *Thinking*, 44(4), 146-1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78X.2018.04.017>]
- Marcus, Clare Cooper, & Naomi A. Sachs (2014).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designing healing gardens and restorative outdoor spaces*. John Wiley & Sons.
- Meinig, Donald William (Eds.).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Don (2003). Cultural landscapes: Just landscapes or landscapes of justice? *Progress in Human*

- Geography*, 27(6), 787-796.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3PH464PR>
- Peck, Demaree C. (1996). *The imaginative claims of the artist in Willa Cather's fiction: "Possession granted by a different lease"*.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
- Shimotakahara, Leslie (2007). *Regional modernism: The vanishing landscap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896-1952* [Doctoral dissertation, Brown University].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 Staats, Henk, & Terry Hartig (2004). "Alone or with a friend: A social context for psych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4(2), 199-211.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3.12.005>
- 谭晶华 (2021): "生态审美视域下的《云雀之歌》再探", 《外语与外语教学》(03): 130-138+151。  
[TAN, Jinghua (2021). *Song of the Lark Revisited: The perspective of ecoaesthetic criticism.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130-138+151. <https://doi.org/10.13458/j.cnki.flatt.004783>]
- VanderVeen, Jeffrey C. (2013). *Frontier modernisms: Form, race and rupture in 1920s novel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ufts University]. ProQuest LLC.
- Wilson, Kathleen (2003).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d first nations peoples: An exploration of culture, health and place." *Health & Place*, 9(2), 83-93. [https://doi.org/10.1016/S1353-8292\(02\)00016-3](https://doi.org/10.1016/S1353-8292(02)00016-3)
- Wilson, Sarah (2003). "'Fragmentary and inconclusive' violence: National history and literary form in *The Professor's House*." *American Literature*, 75(3), 571-599. <https://doi.org/10.1215/00029831-75-3-571>
- Woodress, James (1970). *Willa Cather: Her life and art*. New York: Western Publishing.
- 张健然 (2018): "地域、国家与世界——《云雀之歌》中现代性的三重视野", 《外国语文》(05): 44-50。  
[ZHANG, Jianran (2018). "Region, nation and the world: Triple visions of modernity in *The Song of the Lark*."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34(5), 44-5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414.2018.05.007>]
- 赵君、朱哲 (2017): "《教授之屋》中的空间书写",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6): 55-60。  
[ZHAO, Jun, & ZHU Zhe (2017). Spatial narrative in *The Professor's House*.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3(6), 55-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359.2017.06.010>]

(校对编辑: 赵晨雨 熊晨菲)